

20th Century American South Literature

20世纪

美国南方文学

20th Century American
South Literature

高红霞 张同俊 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当代美国南方文学主题研究》[10YJA752008]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09LZUJBWZY047]

20th Century American South Literature

20世纪 美国南方文学

20th Century American
South Literature

高红霞 张同俊 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美国南方文学 = 20th American South

Literature: 汉英对照 / 高红霞, 张同俊编著. — 兰

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311-03638-6

I. ①2… II. ①高… ②张… III. ①文学研究—美国
—20 世纪—汉、英 IV. ①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9739 号

策划编辑 锁晓梅

责任编辑 锁晓梅

封面设计 管军伟

书 名	20 世纪美国南方文学
作 者	高红霞 张同俊 编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415 千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638-6
定 价	34.5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前言



001

新时期以来,随着福克纳等美国“南方文艺复兴”作家、作品的译介和研究,我国读者对南方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南方文学瑰丽的地域特色令他们心醉神迷。各大专院校的外国文学专业或英语系专门开设美国南方经典作品欣赏、美国南方文学研究等类型的必修或选修课程。但国内有关美国南方文学研究的选本大多集中在“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作品上,对当代,尤其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的作品很少涉及,致使对南方文学的研究出现了断裂现象。因此,我们决定单独编写一本 20 世纪美国南方文学的选读来弥补这一缺憾,供在此方面有感兴趣的教师和同学使用。

在本选读的编写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首先,在作家的取舍方面,我们遵守“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作家和 20 世纪 60 年代后新兴作家并举的原则(注:非洲裔南方作家不在本书之列,并非种族歧视,而是编写者认为他们更应该属于非裔作家的分支)。如本书包括格拉斯哥、福克纳、沃尔夫、韦尔蒂、麦卡勒斯等“南方文艺复兴”作家的经典长篇或短篇小说;理查德·福特的《体育记者》(1986 年)、安妮·泰勒的《思乡餐厅的晚餐》(1982 年)等“晚生代”作家的新作品也入选其中。这种编写理念可以让读者对 20 世纪美国南方文学的发展变化趋势有所了解和把握,理清“晚生代”南方作家对“南方文艺复兴”先辈的文学主题和写作风格的继承和颠覆之脉理。

其次,在作品的取舍方面,我们主要选取南方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长、短篇小说兼顾,力求避免重复选择国内其他选本中常见的作品。例如,所选的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烧马棚》、韦尔蒂的《我为何住在邮局》、雷诺兹·普莱斯的《守丧》等,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而且还散发出独特清新的南方气息。

再次,在编写上,我们采用了“作者简介”、“作品导读”和“作品选读”的模式。其中,“作者简介”使用汉语并随文标注作品的英文名称和出版年份,以方便读者对作家的进一步查阅;“作品导读”运用英语编写,重点介绍所选作品的背景知识、故事梗概和作品赏析,为读者理解原文提供指导和帮助。

最后,本书的附录部分对美国南方的地理位置、发展历史、重农思想、文艺复兴、意识

形态等进行概括,以期对读者了解和研究南方文学有所裨益。

我们的编写者均对所介绍的作家、作品有深入的研究,他们或从事南方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或正在撰写所选作家的博士或硕士研究论文。具体分工如下:高红霞:前言、绪论、第2、6、11单元、附录和参考文献;张同俊:第4、7、10、14、16单元。另外,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张军红同学、王晓梅同学、张旭慧同学、李颖娟同学以及于向红同学参编并校对了其他章节。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兰州大学图书馆外文库的老师和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同学的大力支持,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兰州大学出版社的锁晓梅博士对全书进行了校对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对她也表示真诚的感谢。

虽然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对所选内容也进行了数次校对,但本书肯定尚未达到完善的水平。我们衷心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 001

Unit 1 Ellen Glasgow (1873–1945) / 008

作者简介 / 008

作品导读 / 008

作品选读 Jordan's End / 009

Unit 2 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 021

作者简介 / 021

作品导读 / 022

作品选读 Barn Burning / 023

Unit 3 Allen Tate (1899–1979) / 036

作者简介 / 036

作品导读 / 037

作品选读 The Fathers / 038

Unit 4 Robert Penn Warren (1905–1989) / 045

作者简介 / 045

作品导读 / 046

作品选读 Blackberry Winter / 047

Unit 5 Thomas Wolfe (1900–1938) / 063

作者简介 / 063

作品导读 / 064

作品选读 Look Homeward, Angel / 065

Unit 6 Katherine Anne Porter (1890–1980) / 080

作者简介 / 080

作品导读 / 081

作品选读 Flowering Judas / 082

Unit 7 Eudora Welty (1909–2001) / 091

作者简介 / 091

作品导读 / 092

作品选读 Why I Live at the P. O. / 093

Unit 8 Walker Percy (1916–1990) / 103

作者简介 / 103

作品导读 / 104





002

作品选读 The Moviegoer / 105

Unit 9 Carson McCullers (1917–1967) / 115

作者简介 / 115

作品导读 / 116

作品选读 The Ballad of Sad Café / 117

Unit 10 Peter Taylor (1917–1994) / 138

作者简介 / 138

作品导读 / 139

作品选读 Venus, Cupid, Folly and Time / 140

Unit 11 Flannery O'Connor (1925–1964) / 161

作者简介 / 161

作品导读 / 162

作品选读 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 162

Unit 12 William Styron (1925–2006) / 175

作者简介 / 175

作品导读 / 176

作品选读 The Confession of Nat Turner / 177

Unit 13 Reynolds Price (1933–) / 187

作者简介 / 187

作品导读 / 188

作品选读 The Company of the Dead / 188

Unit 14 Anne Tyler(1941–) / 201

作者简介 / 201

作品导读 / 201

作品选读 Dinner at the Homesick Restaurant / 203

Unit 15 Richard Ford(1944–) / 220

作者简介 / 220

作品导读 / 221

作品选读 The Sports Writer / 222

Unit 16 Truman Capote(1924–1984) / 236

作者简介 / 236

作品导读 / 237

作品选读 Other Voices, Other Rooms / 238

Appendix 1 The South / 255

Appendix 2 The Southern Renaissance / 258

Appendix 3 The Mind of the South—Wilbur Joseph Cash / 261

Appendix 4 I Will Take My Stand: The South and the Agrarian Tradition—Introduction:A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 271

绪论:20 世纪美国南方文学概述



001

美国文学的发展经历过几次意义深远的“复兴”:19 世纪 30 年代的“新英格兰文艺复兴”,孕育了爱默生、梭罗、霍桑、惠特曼、麦尔维尔和迪金森等伟大作家,是美国文学独立的“宣言书”。1910—1920 年间的“二次文艺复兴”,涌现出庞德、桑德堡、弗罗斯特等诗人和刘易斯、海明威及其他“迷惘的一代”小说家。他们的杰出成就让美国“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20 世纪 30 年代,南方文学在经历了长期的沉寂、酝酿之后,迎来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巅峰时刻。逃逸派、重农派和“新批评”者登临文学舞台,南方顿时成为美国文学的“歌鸟之巢”^①。南方文学“复兴”的主要动因来源于美国政治、文化的重大变革。现代化逐渐威胁着南方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他们不得不用新的方法去考察现实、认识社会、审视历史。因此,“过去历史的撕扯和现代社会的挤压之间的巨大张力为南方文学复兴提供了土壤”^②,并催生了威廉·福克纳、凯瑟琳·安·波特、埃伦·格拉斯哥、托马斯·沃尔夫、卡罗琳·戈登、约翰·C·兰色姆、罗伯特·佩恩·华伦、艾伦·泰特等第一代以及卡森·麦卡勒斯、弗兰纳里·奥康纳、尤多拉·韦尔蒂、威廉·斯泰伦等第二代“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优秀作家。他们对南方沉重的历史意识、瑰丽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家族观念等主题展开热情饱满的书写,使美国文学焕发出别样的魅力,形成了“南方文艺复兴”的“历史—家族—地域”三位一体的经典文学主题。南方作家在诗歌、小说和文学理论上的辉煌成绩造就了“南方文艺复兴”及其后来南方文学的繁荣局面。

南方人悠闲宁静的田园生活方式和“重农”主义传统、“种植园”家族的“罗曼司”、“宗教文化的地方自立”以及“沉重的历史感和共同的社会记忆”等南方特性培育了南方文艺的独特性和南方人性格中的保守主义。内战失败后,南方被北方“强行”推入现代化,经历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和宗教等多方面的被迫改制,使“视荣誉高于一切”的南方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和屈辱。南方人的保守思想让他们本能地反感北方的工商资本主义文明对他们意识形态的重建。原有价值体系和经济模式的逐渐消失使南方人失去了共同的精神家园,这更加剧了他们的“历史围困感”。他们愈加珍惜传统的“历史—家族—地域”主题,集体演绎着“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悲怆情怀。

^①Louis D. Rubin, JR. (ed.) *The History of Southern Literatur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5:262.

^②Richard King. *A Southern Renaissance: The Cultural Awakening of the American South 1930-195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5.

但是,20世纪后半期,“南方文艺复兴”文学的三大经典主题面临着“断裂”还是“延续”的危机。现代化的日益深化迫使南方步入了后工业、后现代社会,完成了城市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转变。在历史、秩序、结构、意义等受到质疑和挑战的后现代社会,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被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至上和精神空虚所取代。20世纪60年代以来,彼得·泰勒(Peter Taylor)、安·泰勒(Anne Tyler)、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鲍比·安·梅森(Bobbie Ann Mason)、考迈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哈波·李(Harper Lee)、哈瑞·克鲁斯(Harry Crews)、约瑟芬·哈姆佛瑞斯(Josephine Humphreys)、巴瑞·汉纳(Barry Hannah)、雷诺兹·普莱斯(Reynolds Price)、安德鲁·杜巴斯(Andrew Dubus)、约翰·巴斯(John Barth)、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俄内斯特·盖恩斯(Ernest J. Gaines)等新一代作家登上了南方文学的舞台。新生代南方作家在消费资本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下,逐渐放弃了南方传统的家族、历史、地域等主题。他们的作品也显示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对本质和意义消解的平时无深度化”、“对生存状态临摹再现的错乱零散化”和“对传统质疑否定的碎片拼贴化”。他们似乎用后现代的“含混性”、“间断性”、“多元性”、“随意性”和“反叛性”等方式消解价值体系、淡化南方意识,从而解构“南方文艺复兴”“家族—历史—地域”文学主题的严肃性和凝重感。南方文学在后现代时期似乎呈现出“众声喧哗”、主题“杂陈”的局面。

一、南方文学历史主题的发展演变

内战失败的创伤造成南方人强烈“向后看”的历史意识,也赋予“南方文艺复兴”文学关注“历史”的核心主题。对奴隶制的负罪感和对过去的留恋使“复兴”作家带着负疚、屈辱而又自尊、骄傲的复杂情感去追问、反思和剖析南方的过去,历史占据着他们作品的中心位置。沉思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借助集体记忆去恢复、重构历史,期望借此抵制北方工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步步进逼。福克纳、华伦、泰特等南方作家从主观情感的角度去处理时间,打破了线性进步论意义上的时间观念,即在“过去—现在—未来”线性系列上的“新/旧—进步/落后—好/坏”的基本时间序列及叙事模式,取消“未来”的终极价值和伦理意义。所以,萨特认为:“福克纳干脆把时间斩了首,去掉了时间的未来。”他们通过对“情感”时间的认同和对“机械”时间的排斥来表达对旧南方历史的依恋和对北方现代化进程的批判。

南方文学巨擘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弥漫着浓烈的历史意识。他的小说世界分为代表南方传统道德和历史意识的“沙多里斯”和代表北方工商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斯诺普斯”两大世界。“沙多里斯”们是南方最后的贵族,他们沉浸在南方的历史中,旧南方的神话在他们的记忆中复活,旧南方的过去在他们的想象中浮现。而“斯诺普斯”们则试图斩断与历史的联系,他们投机钻营、唯利是图,藐视南方的传统观念。福克纳通过在情感上对沙多里斯的认同和对斯诺普斯的反感表现厚重的历史意识,他不得已地遵循着历史的必然律,无可奈何地把崇尚南方历史、注重南方尊严的康普生—沙多里斯、卡洛瑟斯—麦卡斯特林等贵族大家族送上灭亡之路,眼睁睁地看着对金钱念念不忘、对历史不闻不问的斯诺普斯主义在南方蔓延。因此,宿命和怀旧成就了福克纳作品的历史悲剧感。泰特沿袭





了福克纳的历史意识,他的《父亲们》认为传统的行为模式、庆祝活动、宗教礼仪等在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刻影响着当今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麦卡勒斯、奥康纳、韦尔蒂等淡化了作品中福克纳、泰特式的历史悲剧性。她们不愿抱残守缺,被历史团团围困,沉湎于南方的过去,对传统历史进行浪漫化的想象,但她们坚持认为南方并不会轻易地被北方同化,从而匆忙地走向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与重农派作家相似,她们严厉抨击北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都市生活和世俗文化。奥康纳对《暴力得逞》中的雷勃、《持久的寒冷》中的福克斯、《所有上升的东西都必须汇合》中的朱丽安等代表的都市世俗生活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韦尔蒂的《乐观者的女儿》表现出对母亲代表的“旧”南方历史意识的依恋和对继母代表的“新”历史意识的厌恶,“新”与“旧”的冲突反映出作者的价值观念取向。

进入后现代,新历史主义在美国本土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开始反思历史的权威性和客观性。历史被抽空了内涵,只降解成各种文档、照片和影视材料,失去了指导意义和价值功能,变成在主观意识驱动下借助语言建立起来的符号体系,历史的功能和本质不断地受到人们的质疑。这种趋势充分反映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新一代南方作家的作品中。理查德·福特发表于 1986 年的《体育记者》和 1995 年的《独立日》是对“南方文艺复兴”作家历史意识的彻底解构。小说主人公巴斯克姆把离开南方认为是摆脱历史阴影、清扫传统束缚的主要手段。鲍比·安·梅森在《羽冠》(1993 年)、约瑟芬·哈姆佛瑞斯在《睡梦》(1984 年)中用遗忘、拒斥、揭露的手法消解历史。她们再也不相信历史的真实意义和终极价值,认为南方人要对历史进行理性思考,切断历史的沉重锁链,从令人窒息的历史负担中解脱出来,积极融入美国的现代化,紧抱历史只会将自己更加边缘化、更加自绝于时代。麦卡锡在 1979 年发表的《萨特里》、汉纳在 1980 年发表的《瑞》中,更是通过描写狂乱、丑陋、暴力和荒唐等对南方历史、庄园神话予以冷嘲热讽和猛烈颠覆。

二、南方文学家族主题的发展演变

南方“家庭罗曼司”是“南方文艺复兴”的第二个经典主题,构成了南方文学、文化的基石。在“秩序稳定、信仰虔诚、政治保守的南方,家庭、血缘、宗族是南方作家的常见主题”^①。奴隶制庄园经济决定了南方人聚族而居的生活习惯和父权制大家庭的主导地位。内战失败后,南方的庄园经济模式遭受重创,庄园主大家庭也随之消亡。对南方大家庭的依恋和对北方工商资本主义家庭观的反感使“复兴”作家对家族主题投入了创造性的激情,并对南方的家族神话展开集中书写,贵族大家族的衰落史构成了当时文学创作的主旋律。南方作家围绕家庭完整、家族荣誉、尊卑秩序、淑女观念等问题进行创作,形成了南方家族小说叙事的母题谱系,主要包括“家族神话与家园追寻母题”、“父权至上与女性从属母题”、“血缘秩序与乱伦母题”、“家族本位与复仇母题”等。这些母题具现在“复兴”时期的家族小说创作中,充当着分辨其思想艺术特征的重要参照系,使它们获得了表现上的丰富性、外延

^①Thomas Daniel Young.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A Thematic Study of Modern Southern Ficti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1:2.

上的广阔性和文化上的独特性。

家族小说是福克纳小说创作的核心，他对自己的家族小说及故事内容进行整体布局 and 精心规划。《沙多里斯》、《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没有被征服的》、《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以及后来的“斯诺普斯三部曲”《村子》、《小镇》和《大宅》等小说中的大家族都分布在神话王国“约克纳帕塔法县”，各家居有定所、相互关联：康普生—沙多里斯世家、斯诺普斯世家、卡洛瑟斯—麦卡斯林世家和拉特里夫—本特伦家族居住在法国人湾的森林深处；萨德本家族居住在约克纳帕塔法县的“萨德本百哩地”。福克纳主要描述这几大家族的盛衰荣辱史：崇尚传统、注重尊严的康普生—沙多里斯世家；无视道德、追求利润的斯诺普斯世家；逃避责任、回归自然的卡洛瑟斯—麦卡斯林世家；专心建造纯白人家族“王朝”的萨德本世家；没有过去、只有“现在”的拉特里夫—本特伦家族。泰特的长篇小说《父亲们》也采用家庭主题，以1860—1861年的弗吉尼亚为背景，巴肯家族的悲剧和南方的社会、文化变革交织在一起，表现作者对南方即将逝去的农耕生活方式和乡村生活习俗可能引发的后果的预测和忧虑。

家庭也是“复兴”时期女作家钟爱的主题，表现南方妇女的女性特质、婚姻观念、家庭关系、社会角色等，对南方传统的家族观念进行修改和补充，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创造力和重要性。安·波特以家族历史为题材表现南方的审美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她的《老人》及《马戏团》、《坟》、《旧秩序》等米兰达系列小说从女性视角讲述具有复杂历史背景的家族故事及其对主人公行为规范的影响。韦尔蒂以自己熟悉的南方风土人情为创作素材，运用南方方言及写实手法，以女性经验表现南方人的内心世界，探讨家庭关系、时事变迁、爱恨矛盾和地区历史等。她的《乐观者的女儿》表现了女主人公劳雷尔对家族传统价值的珍视、对继母等代表的新南方价值观的反感；《三角洲婚礼》通过描写费尔查尔德家族中女性的爱情、婚姻等问题，辐射整个三角洲地区，对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地位以及她们与土地、自然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他们仰望上苍》中的女主人公珍妮逃脱“玩偶之家”，追求真爱，寻找社会和家庭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女性。

在当代南方作家的家族小说中，家庭观念的淡化和家庭结构的调整使南方传统的家族主题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失去了清晰可辨的母题形态，带有美国后现代家庭小说的共性。旧秩序下稳定、封闭的大家庭向开放、动态的现代化核心家庭过渡。家庭和婚姻复杂多变、危机四伏，充满不稳定性；夫妻之间感情冷漠、情爱关系脆弱。迷惘、彷徨、失望、痛苦、压抑、焦虑、空虚似乎成了后现代南方家庭的主旋律，传统的“家族神话”和家庭观念荡然无存。斯泰伦、考迈克、梅森、福特、普莱斯、安·泰勒等用后现代的颠覆精神改写着南方家庭的传统意义和情感功能，旧南方的“家庭罗曼司”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消失殆尽。

威廉·斯泰伦的长篇小说《在黑暗中躺下》描写女主人公佩登，虽然生活在弗吉尼亚的富裕家庭里，但自私、背叛、嫉妒、仇恨、报复和乱伦倾向等畸形家庭关系使她的性格扭曲、变态，最终自杀身亡。在沃克·珀西的《看电影的人》中，主人公宾克斯是一个滑稽可笑、与社会格格不入、无所事事的“影院常客”。他沉湎于影院，不与家人交流，津津有味地重述电影的虚假情节，逃避家庭责任。雷诺兹·普莱斯的小说三部曲《地衣之表》、《休息的承诺》和





《光明之源》讲述梅菲尔德家族和肯德尔家族四代人近一个世纪的故事,描写家庭生活带来的苦恼,小说中弥漫着过去以及逃离过去对个人和家庭造成的影响。安妮·泰勒彻底改写了家的传统概念,拆除封闭家庭的围栏,打破了人们在家中寻求庇护的希望。在她的代表作《思乡餐厅的晚餐》中,母亲塔尔脾气暴躁,控制欲极强,命令孩子言听计从,导致家庭封闭、压抑,家人之间缺乏温暖和亲情。家俨然已成空壳,再也无法给家庭成员提供身体的港湾和心灵的慰藉,他们纷纷寻求家庭外的解脱和拯救。

三、南方文学地域主题的发展演变

独特的自然、历史因素以及长期的农业传统使南方人深深地眷恋着乡土。土地是他们安身立命、繁衍生息的地方,更是他们的心灵家园和情感归属。家乡的山川、沃土、房屋、居民都令南方人魂牵梦萦,土地凝聚着南方的历史、荣耀、梦想和希望。地域情结升华为某种精神力量,具有神话意义,是作家创作灵感的源泉,浓缩成“南方文艺复兴”文学的又一经典主题。“逃逸派”的主将兰色姆·泰特、戴维森和沃伦等诗人和南方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发起了“重农派”运动,崇尚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悠闲宁静的田园生活,抵制北方工业资本主义在南方的蔓延。他们认为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工业社会扼杀了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在“重农思想”的影响下,“复兴”作家们对“地域”倾注了丰沛的感情。他们的“集体乡愁”造就了南方文学创作的现代神话:内战让南方人失去了伊甸园,北方工商资本主义者是撒旦,诱惑纯洁的南方走向现代化城市的地狱。

“复兴”作家对南方土地的眷恋和对地域情结的思考使他们的作品散发出浓郁的南方气息。“重农思想和庄园神话在斯塔克·杨的《玫瑰如此之红》和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中得到集中体现”^①。福克纳对“约克纳帕塔法”的激情“图绘”更是把南方的“地域情结”推向顶峰。福克纳发现自己那“邮票般”大小的故乡蕴涵着永远都写不完的故事,那里的山川河流、森林广场、人口密度、家族分布、规模大小、居舍农庄、仆从角色、肤色身份、家庭关系等等,事无巨细、历历在目。那里充满了人性的萎靡,却生活着故乡的祖祖辈辈,是福克纳魂牵梦萦的瑰丽故乡。在他眼里,“故乡的土地不仅是美国南方神话的化身,还是普遍人性的缩影”^②。怪不得他在《熊》中把大森林看做“情人”、“妻子”。韦尔蒂的作品大多以她熟悉的密西西比州小镇为背景,她认为“地方”饱含人生哲理,启迪人生智慧,是南方的生命之源,更是他们的灵魂之源。麦卡勒斯的南方“咖啡馆”虽然令人“伤心”,可它也如“丝”如“歌”,展示着南方地域的“怪诞”和“迷人”。

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的便捷、媒介的普及、人口的流动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重建后的南方逐渐融入美国的现代化。城市的兴起和铁路的畅通很快打破了地域界限,消除了文化差异,蚕食着地域情结。南方人摆脱了对土地和家乡的依恋之情,年轻人选择流向大城市,或到北方城市寻找更好的学习、工作机会,离开南方割断了他们与故土的情感纽带。新

^①William J. Cooper, JR., Thomas E. Terrill. The American South: A History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1: 655.

^②John Dennis Anderson. Student Companion to William Faulkner[M].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7:1.



生代南方作家作品中的地方特色淡化,地域情结消失,乡土意识淡薄。对现代化的认同使他们尽快地从静态、单一的地方情结中解放出来,他们通过变动不居的场景描写、国际型人物的塑造和普适性的取材来反映他们超越南方界限的视野,南方再也不是他们情感的牵挂和灵感的源泉。

虽然普莱斯、盖恩斯等少数作家依然坚守南方的地域意识,但地域主题在当代南方文学中的淡出似乎是不争的事实。普莱斯的小说大多以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家乡为背景,他的创作“傲然沿袭”南方小说的地域、家族等主题,在南方文学的沿革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重新点亮了南方区域作家逐渐退色的光环,“他可能就是继承南方文艺复兴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小说家”^①。同样,盖恩斯被称为“南方的最后一位地域作家”。他认识到南方的地方特色很快就会被“麦当劳快餐”取而代之,“地方意识和社区主题在当代南方文学中已经濒临灭绝”^②,他倔强地坚持社区意识、家庭观念和地方情结的小说创作主题。他的故事大多发生在一个以里弗湖为蓝本的贝欧尼庄园里,演绎南方人,尤其是黑人的悲欢离合,生动再现南方的民间习俗和地方文化,歌颂南方简朴的乡村生活,批判繁复喧闹、人际关系冷漠的大都市生活,强调社区观念的价值和地域情结的重要性。

理查德·福特、威廉·斯泰伦和沃克·珀西却拒绝被贴上“南方作家”的标签,他们认为“自己是作家但不是南方作家”。珀西的作品以南方港口城市新奥尔良为背景,但他争辩说自己用哲学思辨、天主教和存在主义观点去描写爱情、性与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探讨“现代社会中人的普遍困境”和人生意义。斯泰伦竭力摆脱地域情结的影响,在《索菲的选择》中放弃了南方的地域主题,讲述一位波兰妇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悲惨遭遇。选择“大屠杀”为创作题材、集中营为故事背景,是“斯泰伦等南方作家现在要脱掉地方色彩的襁褓,把注意力要转向其他方面的创作观的充分体现”^③。福特的作品大都以蒙大拿州、怀俄明州、墨西哥或巴黎为背景,主人公居无定所,或被家族驱逐,他们与某个地方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临时短暂、无法永恒的关系。他们的主人公出生在南方,但没有生活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独立日》的主人公巴斯克姆认为“地方毫无意义,从不配合你并为你提供尊严”,失去了精神寄托的功能。“西部在南方当代文学中频繁出现,挑战地域意识在南方人心理上的旧有观念”^④,考迈克·麦卡锡、福特、巴瑞·汉纳等把作品的背景移向“希望之地”——西部,这种“地域的西部化”似乎代表着当代南方文学的一个发展趋势。现代南方作家地域情结的逐渐淡化以及他们对旧南方文学地域主题的颠覆,表现出后现代人精神上的流浪和徘徊。

四、南方文学的发展走向

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生代南方作家文学主题和写作风格的变化引发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当代南方作家是否延续了“南方文艺复兴”的“历史—家族—地域”主

① 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孙宏主译,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423.

② Rose Anne Brister. The Last Regionalist?: An Interview with Ernest J. Gains. Callaloo, Vol.26, No. 3 [M].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549.

③ 杨仁敏.20世纪美国文学史.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544.

④ Joseph M. Flora. Relocating Southerners in the West[M]. 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Vol. 33, No.2, (Spring, 2001) 150-152:150.

题?南方文学是否还能保持风格鲜明的地域特色?如果没有地域特色,南方文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吗?围绕这些辩论产生了南方文学的“延续说”和“断裂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南方著名学者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鲁宾(Louis Rubin)、霍曼(Hugh Holman)、伍德沃德(C. Van Woodward)等支持南方文学的“延续说”。他们认为在后现代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欣赏趣味的影响下,南方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也不乏对传统主题的颠覆因素,但在对待家庭、宗教、地域、历史的态度上当代作家继承了南方传统,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精髓”关系到南方文学的存亡。南方杰出作家彼得·泰勒1986年在长篇小说《孟菲斯的召唤》中也对南方文学面临的断裂与延续表现出极其矛盾的态度。没有历史,没有罪恶,没有家庭,甚至没有生活:人们无法想象摆脱令人“烦恼”的南方重负以后的局面,至少对于南方作家来说是如此。小说用隐喻的手法表明南方作家在文学上所处的困境:与“南方文艺复兴”那代作家断绝“那耗尽其才能的关系,但是如果他们真的中断了这种关系,他们还得冒着失去小说创作活力的风险”。

但同样是南方著名评论家的沃尔特·苏里文(Walter Sullivan)和奎因(Matthew Quinn)却斩断了这种延续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南方小说是否保持南方特色必须基于它们是否关注南方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地域特色等。在他们看来,支撑传统南方文学的文化已不复存在,文化的消亡定会导致相应的文学的消亡。对当代南方文学的解读应该建立在寻找区域之外和主要潮流影响之下南方作家的最佳创作主题和写作模式。关于南方文学的延续与断裂,两个阵营各执一词,彼此无法说服对方,因为他们都在当代南方文学里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彼得·泰勒、普莱斯、富莱德·恰贝尔、文代尔·贝瑞、欧内斯特·盖恩斯、爱丽丝·沃克等遵循了传统的南方文学主题,他们是续写旧南方文学模式的代表;而理查德·福特、沃克·珀西、斯泰伦、梅森、巴瑞·汉纳、考迈克·麦卡锡、哈瑞·克鲁斯等的长篇小说则是背离“南方文艺复兴”主题和写作模式的有力证据^①。这种辩论正好说明了当代南方文学的矛盾处境:延续中存在断裂,断裂中又存在延续。“南方文艺复兴”的主题就在延续和断裂的辩证关系中发展变化着。



^①李杨.美国南方文学后现代时期的嬗变[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4.

Unit 1

Ellen Glasgow (1873–1945)

埃伦·格拉斯哥

作者简介



008

埃伦·格拉斯哥,美国小说家,“南方文艺复兴”的先驱,1873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父亲是西弗吉尼亚地区的苏格兰与爱尔兰混血后裔,信奉加尔文教。母亲出身于信仰新教圣公会的贵族家庭。格拉斯哥16岁时听力受损,后来完全失聪。孤僻的性格使她喜好阅读,这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她少年时便开始尝试写作,1897年第一部小说《子孙》(*The Descendant*)匿名出版。该作品鲜明的反叛意识立刻吸引了批评界的注意。此后十年,她内心充满对父亲的憎恶和对母亲的同情,这形成了她内省的文学倾向和叛逆的性格。20岁时,随着母亲的去世和姐夫(她的精神导师)的自杀,她变得更加沮丧,更加孤独,并终生未嫁。她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家乡弗吉尼亚州的社会历史。1900年发表的《人民之声》(*The Voice of the People*)确立了她知名小说家的地位。在《战场》(*The Battle-Ground*, 1902)中,尽管她没有完全摆脱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但她对内战的处理要比其他作家现实得多。20世纪初,她创作了一些既立足于现实主义又不乏复杂心理描写的短篇小说。从1913年发表《弗吉尼亚》(*Virginia*)开始,她的创作基调发生变化,表现出敏锐的讽刺性和对南方女性社会地位的深刻认识。1925年她创作的《不毛之地》(*Barren Ground*)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接着她发表了带有讽刺性的三部曲:《浪漫的喜剧演员》(*The Romantic Comedians*, 1926),《他们不惜干蠢事》(*They Stood to Folly*, 1929),《受庇护的生活》(*The Sheltered Life*, 1932),其中《受庇护的生活》与《不毛之地》尤佳。在这三部作品中,她把批评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弗吉尼亚的上层社会。在最后写的一部重要小说《钢铁筋骨》(*Vein of Iron*, 1935)中,她的创作背景又回到了早期作品中所描写的乡村世界。小说《我们的这一生》(*In This Our Life*, 1941)荣获1942年的“普利策”奖。另一部自传性作品——《女人的内心世界》(*The Woman Within*)在她去世9年后才出版。这部自传为她赢得了社会现实主义者、社会历史学家、讽刺家以及礼仪和道德编年史家的美誉。她在作品中表现的对南方狭隘虚伪的社会形态及道德意识的讽刺、对南方等级制度和男性霸权主义的谴责正是南方文学迈向20世纪时所迫切需要的。

作品导读

Jordan's End, published in 1923, is a story grounded both in realism and in the

sort of psychological complexity. It is a dark tale of the demise of a once prominent Virginia planter's family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 In this sad tale, Glasgow makes every effort to set a tone of hopelessness and despair, painting a depressing picture of an unsustainable life style fallen into ruin. In this shorter fiction, the physician-narrator recounts two house calls made thirty years ago when he began his medical practice in a remote part of Virginia. The doctor is asked to see Alan Jordan at the request of his wife, Judith. They live with their son and three elderly female relatives in a deteriorating house on a secluded estate known as Jordan's End. The Jordan clan is notorious for marrying their own relatives, but Alan wedded someone else outside his family. Judith is beautiful, and in the doctor's eyes, ethereal. Alan's infirmity began three years ago with brooding and melancholy but has now progressed to episodes of withdrawal alternating with agitation. A renowned psychiatrist from Baltimore evaluates Alan, and deems his condition incurable, and thus recommends institutionalization. Mental illness and insanity – the result of heredity and inbreeding – seem to affect all the Jordan men. Alan's grandfather and two uncles are in an asylum. After the narrator examines Alan, he gives Judith a bottle of opiate medication to help ease her husband's restlessness. Several days later, the doctor is soon called back to Jordan's End. He finds Alan's dead body in bed covered by a linen sheet and notices that the full bottle of medicine he left is now empty. The doctor can neither decide whether Judith has killed her husband nor does he really want to know. The story ends with the doctor's leaving. By delineating a tale of family insularity and madness, *Jordan's End* calls to mind another literary work –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by Edgar Allan Poe. As with many of her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Ellen Glasgow appears to be expressing her views on the Southern social class structure of the pre-Civil War and post-Civil War South. It appears that within her body of work Glasgow was writing about a lifestyle she both knew and understood, and later came to scorn. It seems she took every opportunity through her writing to challenge the status quo of Southern elitist culture. In *Jordan's End*, Glasgow seems to be making a pointed social comment on the consequences of an elite Southern social system based primarily on heredity, specifically primogeniture.



009

作品选读

Jordan's End

At the fork of the road there was the dead tree where buzzards were roosting, and through its boughs I saw the last flare of the sunset. On either side the November woods were flung in broken masses against the sky. When I stopped they appeared to move closer and surround me

with vague, glimmering shapes. It seemed to me that I had been driving for hours; yet the ancient negro who brought the message had told me to follow the Old Stage Road till I came to Buzzard's Tree at the fork. "F'om dar on hit's moughty nigh ter Marse Jur'dn's place," the old man had assured me, adding tremulously, "en young Miss she sez you mus' come jes' ez quick ez you kin." I was young then (that was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go), and I was just beginning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in one of the more remote countries of Virginia.

My mare stopped, and leaning out, I gazed down each winding road, where it branched off, under half bared boughs, into the autumnal haze of the distance. In a little while the red would fade from the sky, and the chill night would find me still hesitating between those dubious ways which seemed to stretch into an immense solitude. While I waited uncertainly there was a stir in the boughs overhead, and a buzzard's feather floated down and settled slowly on the robe over my knees. In the effort to drive off depression, I laughed aloud and addressed my mare in a jocular tone:

"We'll choose the most God-forsaken of the two, and see where it leads us."

To my surprise the words brought an answer from the trees at my back. "If you're goin' to Isham's store, keep on the Old Stage Road," piped a voice from the underbrush.

Turning quickly, I saw the dwarfed figure of a very old man, with a hunched back, who was dragging a load of pine knots out of the woods. Though he was so stopped that his head reached scarcely higher than my wheel, he appeared to possess unusual vigour for one of his age and infirmities. He was dressed in a rough overcoat of some wood brown shade, beneath which I could see his overalls of blue jeans. Under a thatch of grizzled hair his shrewd little eyes twinkled cunningly, and his bristly chin jutted so far forward that it barely escaped the descending curve of his nose. I remembered thinking that he could not be far from a hundred; his skin was so wrinkled and weather-beaten that, at a distance, I had mistaken him for a negro.

I bowed politely. "Thank you, but I am going to Jordan's End," I replied.

He cackled softly. "Then you take the bad road. Thar's Jur'dn's turnout." He pointed to the sunken trail, deep in mud, on the right. "An' if you ain't objectin' to a little comp'ny, I'd be obleeged if you'd give me a lift. I'm bound thar on my own o'count, an' it's a long ways to tote these here lightwood knots."

While I drew back my robe and made room for him, I watched him heave the load of resinous pine into the buggy, and then scramble with agility to his place at my side.

"My name is Peterkin," he remarked by way of introduction. "They call me Father Peterkin along o'the gran'child'en." He was a garrulous soul, I suspected, and would not be averse to imparting the information I wanted.

"There's not much travel this way," I began, as we turned out of the cleared space into the deep tunnel of the trees. Immediately the twilight enveloped us, though now and then the dusky glow in the sky was still visible. The air was sharp with the tang of autumn; with the effluvium of rotting leaves, the drift of wood smoke, the ripe flavour of crushed apples.

